

養隨西

疴隱畚

漫漫瑣

筆錄錄



Z21

/

2880

養

疴

漫

筆

趙
潛
錄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養疴漫筆（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四庫全書提要

養疴漫筆一卷

宋趙潛撰。潛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淳中，嘗知建寧府，是書雜記宋時瑣事，未附醫方數條，多摭摭他書而成。如坦齋筆衡、鶴林玉露、瑞桂堂暇錄、譚淵之類，亦間註出處，寥寥數頁，殆非完書，亦書賈從說部錄出，託爲舊本者也。

養病漫筆

宋 趙 潛錄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霑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斂，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坦齊筆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瑞桂堂暇錄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覺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乃法，繼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亦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殺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殺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

已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尼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一語，疑爲瘡疾。至鐘動，尼復至，啓燈喚張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卽離役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固寵借種耳。紀談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旣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旣一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尙不能前，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譚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拚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尙。侍臣莫不嘆服。譚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譚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深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予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窗雜錄有異竹。篋長二百餘尺。玉簫云。籟竹可爲舟。但未親見耳。云實有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峯。問輝曰。旣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眞宗卽來和天竺。出楊礪之夢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眞宗久無嗣。用方士拜

章至上帝所有赤腳大仙微笑。上帝即遣大仙爲嗣。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鞋。惟坐殿方御鞋襪。下晨卽去之。徽宗卽江南李主。神祖幸祕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章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夢亦然。須臾報章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唐。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獮_{來音}。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獮來。諸閣皆扃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衾下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嬪夢中有與同寢者。卽此獮也。或云朱溫之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尙御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大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餓。

真定大曆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間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

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幾於闕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字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字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

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淩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鶴林玉露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剋。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闔帥者。日以殺人爲事邪。老帥嘆服。

狒狒譜曰。狒狒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朱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脣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狒房沸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耳聾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聾愈。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金瘡刀斧傷。用獼殼大粟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

嚼傳亦驗。喉痺并乳鵝蝦蟆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次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薑熬膠搗汁調傳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傳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窗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無識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効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病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就以杵藥金杵白賜之至今呼爲金杵白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病眼生赤瘻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瘻自消。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櫞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常睡心喚起用匙挑服甚効又越州某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便愈。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下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